





沈氏學說卷之八

樵李 沈堯中

編

財用

下

農

虞

養魚經

工

商

兵

握奇經

射經

兵制

畿兵

文武一道

兵農

營田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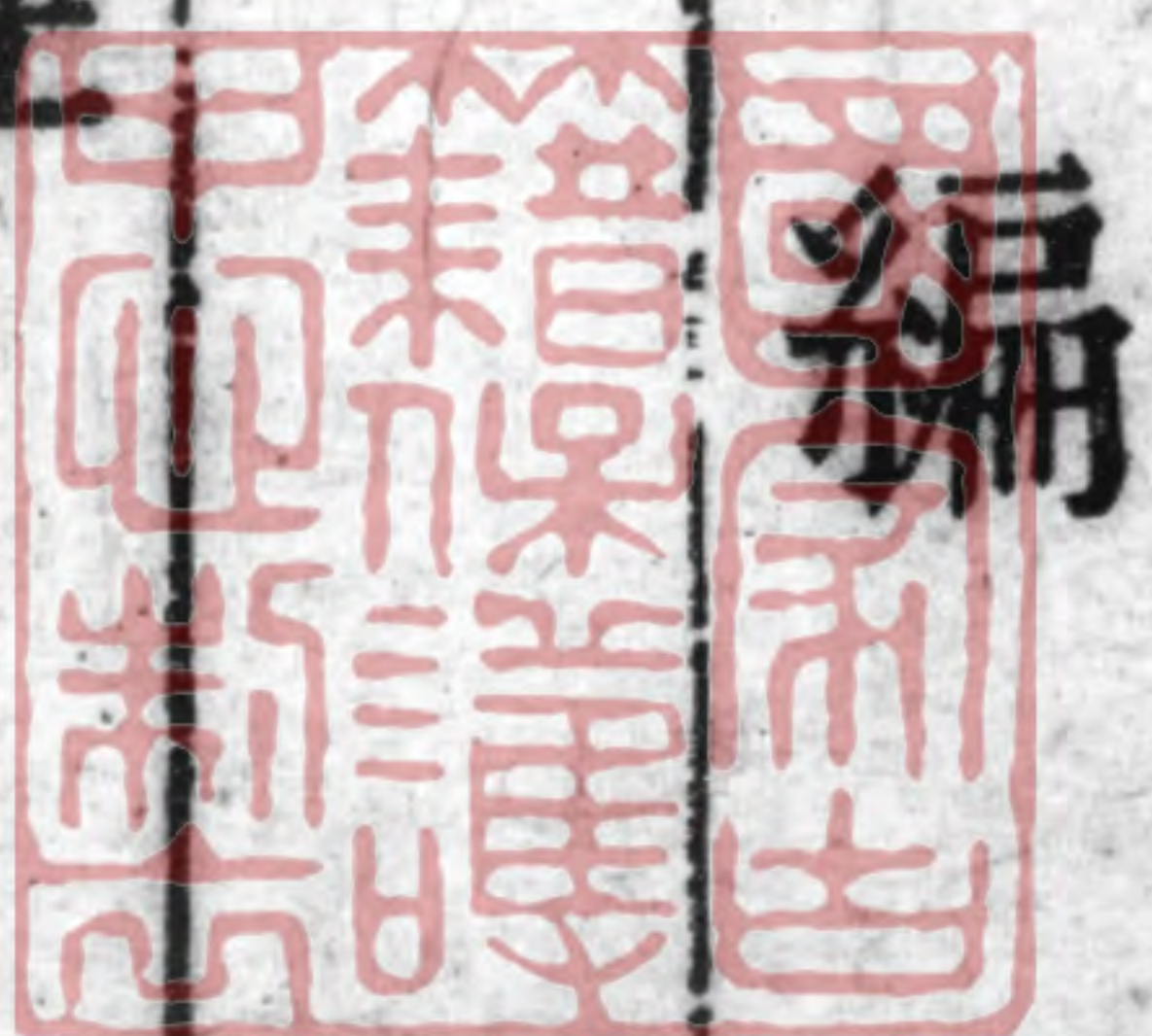
原十六衛

車馬

刑

沈氏學說

卷之八



刑法

盡心錄

治河

河淮分合

溝洫

財用

下

農

呂覽曰古先聖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非徒爲地利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

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
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
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
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
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
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
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
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
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繯網罟不敢出於門鼠罟
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
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皆
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
攻粟工攻噐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
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
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虜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
胥歲不舉銓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未莫知其本
眞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
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子能使保涇

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
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
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
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
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
棄畝下田棄耨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
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
耨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
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
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譚大月冬至後五旬
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
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
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
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
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
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
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

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鞫為其唯厚而反餒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

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衍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尖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名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蕃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凡農之道厚之爲實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闕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

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
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
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
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廋辟
米不得特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心芒以長踈
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夜
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

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
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
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
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
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
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肘動
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
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
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
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恐饑是故得時

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
心意獻智四衛變彊殞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
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虞

舜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言欲順物性也王
制林麓川澤以時禁而不入言欲公民利也晏子
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王制獺祭魚
然後虞人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養魚經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
父在齊爲鳴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
蠡有之曰有之曰公足住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
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
六畝地爲池中有九州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
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
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三
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鱉也內鱉則魚不復

飛去在池中周遶九州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
二月得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五千枚
二尺者萬枚直五千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
一尺者十萬枚二尺者五萬枚三尺者五萬枚長
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
貨得錢五百一十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
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州八谷
谷上立水二尺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不相食
易長不費也

工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
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
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
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
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
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罇燕無函秦
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罇也非無罇也夫人而能
爲罇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
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

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
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
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
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
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个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
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
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
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
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
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耕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溝
必因水軌防必因地軌

商

史記貨殖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
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世俗之漸民久矣
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
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瑋珠璣革龍門
碣石北多馬牛羊舩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

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
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徵發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
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
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
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
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

丘地曷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
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
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
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
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
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

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
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總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羸蛤不
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些窳偷生
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
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
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
利燕代田畜而事蠶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

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
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
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
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
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
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是故本富為上
未富次之姦富最下
兵

握奇經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

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云為四正龍虎

鳥蛇為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為

握奇

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陣

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

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

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

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

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

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

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

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
 之後衝為飛龍云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
 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
 一作王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
 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
 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
 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或合
 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迂次以成文
 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
 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

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

地其次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弘曰北為地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弛布

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本縱布天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文中

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從字上天二次之天二一有云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

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縱布四

風挾天地之左右地字無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

其左無二句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

則此是也一本下有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

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

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脩載近古以來其文不蒲
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發
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二云陣圖如此變通
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
圓布次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
觸類而長列于續圖云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尚如此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
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
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
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
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
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
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
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
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
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
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
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外陣所以定位衡抗於
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
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
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
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
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
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
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
機隲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
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射經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椽一膝橫順席執弓
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必也以弓當左膝前
堅按席稍吐弓弮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

覆其手微拳令指以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二分
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與頭指授之則轉
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卽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
指頭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
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旣離身
卽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
覘其的按手願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
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
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
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

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
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
成要令大指知鏃之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
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
視鏃馬上於暗中則垂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
視在左箭發則靡其矧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
手以指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又曰矢量其
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躰調其氣息
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
弓軟服當自遠若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

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
其弓定其躰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
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術
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
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
惡右傾箭惡其孺音儒頤惡傍引頸惡却垂脅惡前
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虎
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鬪出弓矧爲懷中吐月平
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又曰凡
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

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齧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卽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哉○井儀開方形所謂懷中吐月也○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平其射所謂肘上可置杯水也白矢矢白鏃至指也所謂穀率也○剡注注指也以弓梢直指於前以送矢俗所謂勢控也剡銳也弓梢也靡其梢○參連矢行急疾而連參也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垛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垛中心此爲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弛側卧則上梢可隨矢直指的下梢可抵脾骨下此爲靡其梢右手摘弦盡勢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得開露此爲壓肘仰腕射經曰無動容無作色按手頤下引之令滿取其平直故曰端

身如榦直臂如枝箭發則靡其弣壓其肘仰其腕
膺凸背偃皆是射之骨髓疾也

步射病色開弓勦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
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弣謂身直頭
偃前手腕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解不齊
所弦謂遣箭分弓實握不轉腕微鬆手轉弣脫弣
謂手太鬆倒提手弣劉弣弣子大二件謂下弣傳
右脾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斂定手不
放手後手偃後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剪弦
列手

前後手法宋盧宗邁太尉釋擻

蘇割切

說文云側手

擊物曰擻謂當後手如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

平直是也振

音列

設文云振拘也謂以前手推弣後

手控弦如用力拗振之狀

租說切

說文云勢斷也

謂當以後手摘弦如勢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

上令見掌紋是也控

丁結切俗作擻

說文云控擻也謂當

以前手點弣如擲物之狀令上弣指的下弣抵腓

骨下也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緊放箭目
勿瞬視身物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持弓審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羈弣第二第三指
着力把弓箭餘指斜籠下弣指左脚面曲右手當
心右臂貼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於節上四指絃
戛提弣箭筈與手齊訣曰持弓審固事須知塚在
南時面向西右手捉弓左當弣仍令箭筈兩相齊
舉弣按弦欽身微曲注目視的左手輪指坐腕弣
弓箭如懷中吐月之勢續以左手第二指與第三
指靠心斜入撥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後舉左脚
三移其步以取箭訣曰舉弣撥弦橫縱脚輪指坐
腕身微欽上弣斜傳右肩膊左手持把橫對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承下緊抵前回指五指鈎
落上籠先舉右脚隨步合左手指弣抵弣以二指
按箭三指斜擗箭四指五指向裏斜鈎左手二指
三指羈榦掣箭至鏃訣曰前當弓弣一般齊三實
兩虛勢漸離小指取箭羈緊鏃抹羽入弦無暫遲
當心入筈右手第二指緊控箭筈大指捻筈當心
前手就後手揆榦入筈左脚尖指塚脚跟微出右
脚橫直鞋袂對塚淺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
腕羈前雙眼斜覷的訣曰右手二指抱箭筈兩手
相迎穩入弦捻筈當心斜覷帖緊膨兩膝直如衡

鋪膊牽弦輪指把弣推出前手微合上弣兩臂弦
曲不可展盡左手輪指空第二指過指過弓弣節
上大指面緊着弓弣屈起指節餘指實屈鋪下前
膊左右脚膝着力同入筈法訣曰前脚鋪下若推
山右指彎弓緊扣弦兩臂稍曲不展盡文牽須用
緩投肩

欽身開弓以左手第二指知箭弣外觀帖側手引
箭至鏃大指靠定血盆骨爲進凡鏃與弣齊爲滿
半弣之間爲貫盈貫盈信美雖有及者大抵脅肋
脚膝着力亦同入筈法訣曰開弓發矢要欽身弣

外分明認帖真前肘上翻雙膊從脊肋脚膝力須勻
極力遣箭竦腰出弣上弣畫地下弣傳右膊後手
仰腕極力應後肘過肋倚後手向後前手猛分虎
口着力向下急捺轉腕以第四第五指緊鈎弓弣
兩肩凸出則箭力倍勁訣曰弣去猶如搦斷把箭
發應同撚折弦前弣畫鞋後靠脊極力遣出猶自
然

捲弦入弣後箭兩手相迎直右手過胷曲左手捲
弦以左第二指取箭前脚跟着地聳身稍欽雙眼
覷帖曲右手貼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側手羈韃

直右手上臂仰腕過胸取箭訣曰右指羈箭當胸
出左手捲弦消靠肩箭已中時無動手抹羽入筈
法如前

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三
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
者開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
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
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
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
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節長

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咳則木強而不來節節得中

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
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
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
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
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
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兵制

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
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

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威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

馬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

兵其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爲行行百爲陣行陣皆徹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畿兵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

卽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
伐楚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
魯追貊以韓于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
王出戍遠故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
許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
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
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
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文武一道

文武無二道亦無兩途上古之世君而將黃帝是
已唐虞三代相而將禹周是已漢唐宋亦多公卿
爲之我朝僅一余肅敏以戶書出其楊文襄一二
公俱起之田間者若能簡任其才內外迭相出入
則邊事無沮格之慮矣

兵農

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方
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
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
饋饟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旣壞然後兵農判而

爲二不特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營田屯田

宋時營田皆置務

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務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營田務爲屯田

務天聖四年廢農唐二州營田務慶曆元年陝西置營田務

何承矩建議於河

北

端拱元年

歐陽脩募弓箭手於河東

慶曆二年

陳恕韓知

古招置營田于河東北

端拱二年

范仲淹大興屯田於

陝西

慶曆元年

耿望置屯田襄州

咸平二年

韋停初築沅州

亦爲屯田務

熙寧七年

正以極邊爲不耕之地並邊多

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耨贍師旅而省轉輸

此所以爲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

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

營者分里築室以居其制如晁

錯建議于漢者

咸平中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

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不限兵

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

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

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

虞奕於徽

或以差耨夫爲

擾

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

或以諸郡括牛爲擾

慶曆間范雍括諸郡牛

或以兵民雜耕爲耨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

不能水土為擾

元符三年九月提舉河東營田言

至於歲之所入

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

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

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

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

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

人心搖卒莫之行

熙寧九年正月鄭兵憲言

原十六衛

杜牧云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

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訶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

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

袁公

郭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

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

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百萬人

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

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

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

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

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

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

三時耕稼撥糗秣耒一時治武騎劔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可使之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眚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

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劇邊兵外作戎臣兵伍

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

強寇奚契丹土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

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燼萌燃七曜肝食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

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燕七國

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

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

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

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敦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

車馬

六韜車步騎各有所屬曹操云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是三者固不可偏廢也然車步易得而馬不易得牧之官則有侵牟之患牧之民則有賠償之患唐得人如張萬歲王毛仲故馬極盛而人又不易得漢法民養馬一疋復卒三人是亦籍之官矣爲今之計禁兵邊兵分爲車步騎三項而

號爲騎兵者買馬給之別以什伍統以將領簡閱
訓練務爲責實其有倒死驗無他弊卽以孳生補
之乃若民間養馬報生三駒者復其身仍聽其鬻
而不爲之禁蓋民之馬民之畜也聽其鬻則樂爲
之復其身則爭爲之雖不籍之官而民間之馬卽
縣官之馬卒然有急吾與市之是亦寓兵于農之
意也

刑

刑法

舜命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

治刑期于無刑蓋刑以輔治之所不及而卒欲歸
之于治非徒恃乎刑也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
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
之夫意論其等慎測其宜凡盡心者皆能之而惟
不鞫之鞫使民內愧而求止是則爲難耳戰國之
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鞅用之于秦每歲論囚渭
水盡赤鞅亦不免其身幸而漢高以寬仁收之歷
代損益至元而檢察屍傷之法大脩迨至本朝律
令至精至密而又每年有熱審之例五年有欽恤
之差亦可謂寬仁之至矣第今之有司知有薄書

期會而不復知有禮樂教化縱能得民之情而不能矜民之志雖無鷹虎鉗網之刻而閉閣思過蒲鞭示辱者蓋亦無之矣况望刑期無刑也哉故嘗爲之說曰律令者馬之銜勒刑罰者馬之鞭策而禮則所以馴擾之具也馴擾有素不銜勒而調不鞭策而行不然則佚頽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吁秦之末世可鑒也已

盡心錄

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夫治孰非心而獨諄諄于刑蓋生好物也死惡物也上帝好生獨辜人也棄乎哉故張湯以掘窟滅而于公以陰德高其門以待子孫夫掘窟者忍高門者私然而寧予此不予彼是可以見天之心矣余始宰南陵晉貳姑蘇終爲爽鳩氏其間攝理非一摠錄亦多除辨兩疑屍外凡解殊罪五十六人微罪六十六人余嘗自賀人亦賀余非敢爲于公但不敢不盡其心耳蓋人之心上與天通而下與民不隔者也當其時空空洞洞無我無人是惟無觸觸卽應是惟無思思卽得至有其人不知

自雪而代爲之雪亦有貸此案而并貸彼案者事
固偶然不可謂不幸也南陵姑蘇刻有案草公牘
祇資覆瓿獨讞獄數事及今讀之猶惻惻焉姑存
之耳

治河

河淮分合

按禹貢道河自龍門而南迤邐而東北過澤水至
碣石入海不獨順水之性是時帝都皆在冀州三
面環繞勢來形止形家所稱第一都會也自隋大
業間引河由汴達淮猶自分流及元開會通河漕
東南粟乃障全河南入于淮夫河與淮二瀆也瀆
者獨也獨流則入海也易合流則入海也難我朝
隆慶末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南正宜聽
之使去而當事者必欲兩水之合以爲漕利不知
河以害漕非以利漕而引河以濟漕是引寇而入
室也何也爲其濁而易淤也以故萬曆以來泥沙
日積爲漕害田疇日浸爲民害而且浸及 陵寢
爲國家害一時謀臣智士始有分河北注之議分
之誠是也顧分于合淮之下不若分于未合淮之
上暫分之而復合之不若永分之而永去之縱未

能復禹碣石入海之故道亦當各自爲流如所謂
二瀆之名亦庶乎其可矣或又曰河淮分矣獨不
念中斷爲漕梗乎曰不然隋此大業間導河由汴入
之運今獨不可乎若於河淮分處各建一牌運則開
不運則閉而運又在洪水未發之時是亦一說也
夫如是則淮亦不漫高寶之水且消而金灣芒稻
涇河子嬰溝等處皆可省也

溝洫

大禹治河自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後歷
千餘年河不爲害而孔子稱之亦曰盡力乎溝洫
而已然則溝洫之政固治河之首務也周禮十夫

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其制爲益詳

漢時河決雖曰塞之而倪寬之穿六輔白公之引

涇水諸如此類猶有古之遺法宋元以來僅塞之

而已况今之黃河南逼 祖陵北逼漕渠東南逼

民田廬可任其決而不爲之所乎抑僅塞之而已

乎近有分河道導淮之議議誠是矣猶未覩其全也

愚請除一面治河外另委才幹大臣專督溝洫之

政先因通流及窪下之地濬爲大渠次疏中渠次

疏小渠先民有云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

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比之坐

待河決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此非臆說也賈讓上中二策蓋先言之矣

